

本书连续3年荣登韩国严肃文学销售榜首，  
第一年即售出400,000册。

# 我的父亲母亲

## 感悟母爱

[韩] 金钟润◎著

王琳 译



亲情不全是崇高和伟大，也饱含了怨恨、泪水和无奈

# 어머니는 누구일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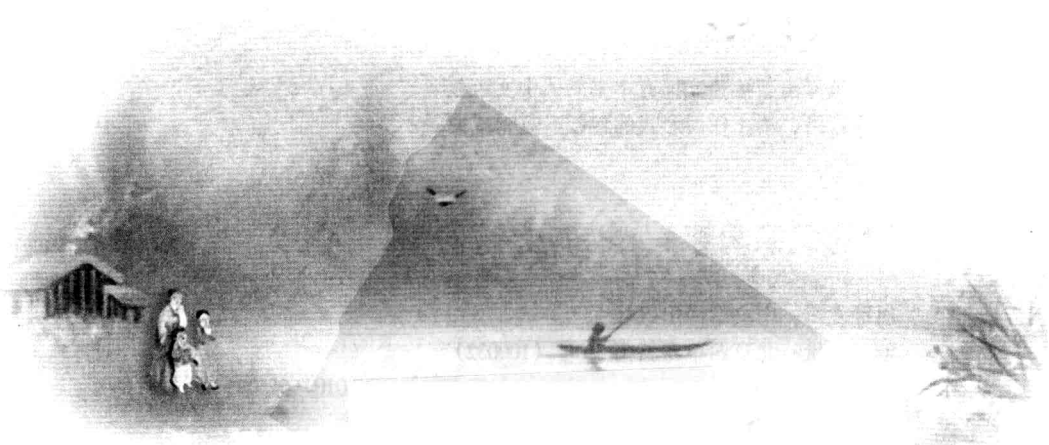
都说女人天生是爱的化身 可她却用爱伤害了最亲近的人 都说女人宁愿牺牲自己——为了所爱的人 而她的爱却给丈夫和孩子 打上了最痛苦的烙印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我的父亲母亲

感悟母爱



[韩] 金钟润◎著

王琳 译



中央编译出版社  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父亲母亲 / (韩) 金钟润著; 王琳译. —北京:  
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06.1  
ISBN 7-80211-203-6

I. 我… II. ①金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韩国  
- 现代 IV. 1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4305 号

京权图字: 01-2004-2899

어머니는 누구일까 (Who knows mother's heart)

Copyright 2004 by 김중윤
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YUGISUNGSA Publishing, Inc., Seoul Korea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拥有本书简体中文版权。  
未经许可, 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、复制或摘录。

## 我的父亲母亲: 感悟母爱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(100032)

电 话: (010) 66509360 66509350 (编辑部) (010) 66509364 (发行部)

h t t p: //www.cctpbook.com

E - mail: edit@cctpbook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 本: 830 × 910 毫米 1/20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22

版 次: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 (全二册)

---

# 作者序

啊，母亲！

曾经有这样一位女性。她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，但还是坚持学习直到高中毕业，因为曾立志要成为一位新知识女性。从贫穷的鳏夫之家嫁到了丈夫家。从此她将苦难认为是一种罪恶。她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，毅然踏上了经商之路。因为她知道自己不能、也不应该将苦难带给她的孩子们。

虽然家里没有一块田地，但是由于她经营有方、勤俭持家，家境渐渐有了一些好转。但是每当她看到大女儿为了帮忙干农活而缺课的情景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在那样的农村里，是很难让孩子们接触到良好的教育。

于是，她毫不犹豫的把家搬到了汉城。为了能尽力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，她自己不分昼夜的赶工做活。她的身边从不曾缺少的是针线和剪刀。由于针线活手艺超群，找她做活的人也是络绎不绝。

女儿们都纯洁善良，儿子们虽然有些淘气，但个个都机灵聪明，成绩优秀，他们丝毫没有辜负她的期望。

丈夫早年去世，抛下了她们孤儿寡母，她从未绝望过，因为她明白，她要照顾好孩子们，在孩子们长大成人之前，她决不能放弃。

大女儿和小女儿大学毕业各自嫁进了好人家。大儿子也进了知名的大企业，结婚后不久也已经做了父亲。

“现在只要小儿子能一切顺利我就安心了。”她只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小儿子结婚的景象，那样她就没有任何的牵挂了。

“我了却我的心愿以后，我就要回到老家，在那田里种种生菜，种

种辣椒，然后我就该找你们的父亲了。”

孩子们都如她所愿长大成人，幸福的生活着。而她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的活过一天，她把青春和生命都给了她的孩子。

后来终于有一天，她回到了久违的老家。在侄子家吃过可口的午饭之后，她觉得有些疲倦，便想在椅子上打个盹，就这样，她闭上了眼睛，永远的，安详的睡去了……

她早已是一名心脏病末期病人。

曾经和苦难不懈斗争过的母亲们，我们现在正生活在那些母亲们辛勤浇灌的菜园里，看着正在茁壮成长的孩子们，我们也终将为人母，为人父。

这本书原名为《忧伤的母亲》，极其畅销，1997年销售量达到40万册。那之后，以《父亲》、《母亲》为题目再次印刷出版。

在我看来，家族情感是最值得我们去珍惜回味的，也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。基于此，我鼓起勇气，准备再次出版这本小说。

2002冬，金钟润

# 寸草心（译者序）

——献给母亲

慈母手中线，  
游子身上衣。  
临行密密缝，  
意恐迟迟归。  
谁言寸草心，  
报得三春晖。

——游子吟·孟郊

1

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感动，总有一种情感让我们情不自禁。正如此刻，母亲的人、母亲的事、母亲的心，让我们感动得情不自禁地掉泪！

我没有华丽的词句去描述母亲，也不想用夸浮的语言去赞美她，只想用最朴实的言语和最直白的方式，去叙述母亲那坎坷的一生。

母亲是一个平凡又苦命的女人，家庭贫困、性情温和的她随父命嫁给了父亲。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地打点着家里的一切，默默地照顾老人及年幼的儿女。日子虽然清贫，可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，反而更加勤俭持家，辛劳度日。当意识到孩子们在农村得不到良好教育的时候，她不顾众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将家安到汉城。她为孩子操劳了一辈子，却从没有为自己考虑过，无私的付出，不计较任何回报。

张小娴的比喻最是好，她说：每一位母亲，都是收起了羽衣的仙女，为了自己深爱的孩子。

是啊，收起了羽衣的母亲，有一颗比我们更脆弱的心灵，需要我们更小心的呵护，为什么，我们从未感知过呢？

一直以来，都认为有些感情是自己拥有着的，不会改变的，每当我们回首，一定会守候在那里的，比如母爱。我们觉得，无论经历了什么样的风雨，无论我们受到了多大的伤害，母亲的怀抱，就是天堂。可是，母亲呢？母亲站立的地方，母亲经历的风雨，母亲受到的伤害，谁的怀抱又是她的天堂？又有谁来抚慰她受伤的心呢？

一直觉得，母亲的心是不会被伤害的，是自己会愈合的藤蔓，有着太强太强的生命力，只是，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从来都没有想过，谁的心会真的是自己长好的绿色植物，从来没有知觉。

从来没有想过，这所有的所有，只不过是母亲对我们的那份博大无私的爱！

这些爱，淹没了那些伤口和苦楚，使我们固执地以为，母亲的心，不会受伤，不会流泪，不会有伤痕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毫无知觉地、任性地挥霍着母亲的感情和希望。

直到现在，我才仿佛突然明白，孩子生命中的幸福，其实就是母亲最大的梦。

人都说，母亲的心是瓷器。母亲的泪水，很多的时候，只流给自己看；母亲的难过，很多的时候，只在暗夜里读给自己听；母亲的痛楚，很多的时候，只在心里纠缠……

善良的母亲，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细细地梳理您的头发，擦干您的泪水，修补您心上疼痛的伤口，好好地呵护您易感的心灵，好吗？

亲爱的母亲，让我们静静地守在您的身边，展开我们尚显稚嫩的羽翼，为您撑起一片没有泪水的、爱的晴空……我们要还您以一个真正充满包容，充满温情的天空，好吗？

“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能多陪我几分钟，也不愿在我死后，你为我守候一整夜；

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能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也不愿在我

死后，你伏在我的躯体上痛哭；

我宁愿在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你能打来哪怕是一个电话，也不愿在我死后，你常来看我；

……

珍惜现在吧！我们和亲人，至少还在一起。”

——卡塔利娜·戈麦斯

王 琳

2005年11月6日于北京



# 1

玉斗在鸟叫声中睁开了眼睛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拂过脸颊的寒风才醒了过来？

真是有些神奇，本来一直神志恍恍惚惚的，只要一吹到冷风，人整个儿的就清醒了过来。要不是因为胸口阵阵疼痛导致呼吸困难的话，今天还是很不错的一天，玉斗心里这么想着。

于是她闭上眼睛，静静地听着门外的动静。

楼道里传来忙乱的脚步声，还有人急促地呼喊谁的名字，紧接着就是惊天动地的哭喊声。

玉斗住院已经十天了。什么检查那么多啊，不就是要动手术吗，干嘛要一天天的往后推啊！

想着想着，玉斗又睡着了。

她猛然睁开眼。有人把自己从悬崖上往下推，吓得她尖叫起来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她回过神来，才知道不过是个梦。

楼道里的哭喊声还在继续着，看来好像是有人死了。哭声充斥着整个病房，让她不堪重负。

住在隔壁病房的老人好像病情突然加重了，转往了重症病房，那以后就再也没了消息。玉斗一直想问护士老人的近况，但是由于害怕只好作罢。

玉斗对于自己会不会死没有丝毫畏惧。她曾双手合十向菩萨虔诚地祈求过，只要能达到一个心愿，就是死也毫无怨言。

但是现在看来，好像最后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孩子们恐惧的神情让斗觉得好像永别的日子不会太遥远。

虽然谁都没说，但是看起来这次手术很费力。

“虽然心脏手术的成功率提高了很多，但是由于老人原来体质就比较虚弱，所以脏器很有可能会出现衰竭，我们也没有绝对把握。”

这是几天前，龙和医生谈话的内容。当时玉斗处于昏厥状态，他们以为她肯定听不见，就直接在病房内交谈了起来。

玉斗入院以后，已经昏厥了好几次。突然之间就会觉得喘不上气，眼前一片漆黑，紧接着就是反胃呕吐，那时她觉得身体里面都吐空了。

呼吸停止了吧？想着想着她就失去了知觉。但是她对死亡毫不畏惧。

醒来的时候总是发现自己被放置在一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器械上。有时候，她也能感觉到自己是因为胸口被什么东西击中，然后意识渐渐地也随着那些冲击恢复了。

每次昏厥的时候，好像大小便都会失禁，事后发现衣服上沾满了粪便和尿液。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一般病房，才让玉斗感觉到自己的病情正在好转。

每天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的时候，玉斗最先想到的就是今天能不能安然无恙地度过，然后又会继续陷入昏睡状态，直到下一次意识恢复的时候。只要一想到昏睡时的黑暗的恐惧，哪怕只是片刻，也会让她颤栗不已。

孩子们好像都在各自做着准备。在那期间，玉斗想见的人都已经来探望过一次了。

他们原先都滔滔不绝，但是这回都是神情凝重地走进病房的。尤其是爱哭的大嫂，不顾孩子们的劝阻，竟在病房里失声痛哭。

“哎呀，我们的婶子怎么办啊。以前就吃了那么多苦，现在还在这里遭罪，这算什么啊。菩萨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你早就把我们小叔子带走了，现在难道连我们可怜的婶子也要带走吗？”

孩子们听着听着都回过头去，偷偷地抹眼泪。但是玉斗却没有哭。她也是实在没有力气去哭，但她心里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也不能

哭。

如果自己哭的话，那无疑像是对前半辈子所受痛苦的发泄。他现在快承受不住生活的重压了，甚至有些愤怒了：怎么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所有的痛苦都要让我来承担？

她咬紧牙关，强忍着泪水。接着她又疲倦地睡着了。

玉斗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小儿子熏已经蜷缩在床上睡着了。

身上连被子都没盖，一只袜子套在脚上。看来一定是母亲有什么事情，他累得连袜子都没顾上脱就睡着了。

不，不是他贪懒睡觉，而是因为一连十几天片刻不离地照料病人，那真不是件常人可以忍受的事情。他原本可能只想稍微趴一会儿，但是一不留神就睡着了。

现在孩子们都抛开了所有的事情，一心一意地照料着母亲。

就连平时整天在公司忙得不可开交，连人影都难得一见的大儿子也腾出时间陪在玉斗身边。

玉斗看着大家为自己担心渐渐消瘦下去的样子更加心疼了。

自己最疼爱的大儿子，从小就被宠爱有加。但是一想到他现在为自己焦心忧虑的时候，玉斗心头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，越发觉得沉重了。

说实在的，心疼的又何止是大儿子呢。真的到了要死的那一刻，多么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幸福地过日子啊！

玉斗看着一旁熏的脚后跟上厚厚的茧。这让玉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“要睡也盖上被子再睡啊！”

玉斗想要伸手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捡起来给他盖上，但是手上插的注射针头让她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到现在玉斗才明白，自己醒来不是因为听到了鸟叫，而是因为想去厕所。

不知道这些没用的注射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！自己都觉得很

痛苦，更何况每天守在身边照料病人呢！注射的药通过血管进入身体，最后再通过尿液排出体外，所以每天去厕所的次数不下十次。

如果自己先去厕所那该多好啊。但是护士反复嘱咐不能随意移动，可玉斗还是坚持自己先试着拿便桶，虽然试了两次都失败了，她还在努力着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她不想叫醒熏。

要是在喊熏帮忙之前，熏能先问自己是不是要小便的话那该多好啊。这时候如果有大女儿在身边的话，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毕竟叫儿子给自己拿便桶，心里还是有一些不自在的。

可能是躺得太久了，全身好像都僵直了，玉斗就顺势翻了个身，缓解一下，突然感觉到一只大手搭在了自己的肩头。

“怎么这么快就醒了？”

醒来的熏带着一丝倦意，睁开惺忪的眼睛看着玉斗问道。

“你怎么也醒了，不再睡会儿啊？”

“一不留神就睡着了。本来没想睡的，只是想趴一会儿，怎么就睡着了呢？妈妈，想上厕所吗？”

熏起身将放在床底下的便桶拿起来，放在母亲身下，顺手又把被子给母亲盖上了。

“你出去一下。”

玉斗不想让儿子听到自己小便的声音。

“那有什么啊。”

熏虽然嘴上那么说着，但还是拿起一根烟走了出去。玉斗心想，空腹抽烟多毁身子啊。

玉斗躺着小便，觉得自己现在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，不能走动，心里很是憋闷，但是她满心担忧的还是小儿子空腹抽烟的事。

从前也是那样，熏高中突然辍学，离家出走后重新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最让玉斗惊讶的就是他抽烟了。看着他娴熟地点燃一根烟，边抽边和朋友打电话的样子，玉斗差点没摔倒。

玉斗当初得知善良的熏和一帮孩子一起挥拳打人的时候，也不

曾惊讶。

为了让熏戒烟，骂也骂过了，打也打过了，但是都以失败告终。奇怪的是，这孩子虽然抽烟，但是绝对不曾与人有过任何的口舌之争。

作为一个寡妇，辛辛苦苦地把孩子拉扯大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熏是知道其中的艰难啊。

要说玉斗还有什么希望的话，那么就是希望他只是偶尔喝点酒，抽抽烟什么的就好了。她想现在都这么大了，要戒掉也很难了，偶尔抽些也没有什么。

“妈妈，要是哥哥来的话，别和他说我睡着了，他会发火的。知道了吗，妈妈？”

熏拿着便桶从厕所回来的时候，恳求母亲。玉斗心里担心着是不是把便桶弄得一塌糊涂，一边点头答应着。

熏已经三十出头了，但是至今还充满了孩子气，玉斗现在最担忧的就是熏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懂事。和别的孩子不同，熏到现在还一直妈妈妈妈地叫着，永远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也就是他最让玉斗放心不下。

“不上班没关系吗？”

玉斗看儿子今天又没有上班，不免担心地问。哪个公司会给一个只顾家里而不去上班的职员工资啊。即使说是没关系，那也只能是一次两次。熏从玉斗住院以后就基本没去上班。

“别担心，妈妈。公司会理解的。他们谁没有母亲啊。”

还是个满是稚气的孩子啊，可能全韩国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

“过会儿去吧，今天大姐不是说了要来吗？”

“今天做手术，怎么能去上班呢？”

熏愠气似地说。哦，玉斗想起来了，就是因为今天要做手术，从昨天开始就没再喝过水。

“手术也是我做啊，你怎么了，不是说了不用紧张的吗？”

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玉斗心里的不安感越发加重了。这几天，自己每天都在心里默念着：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

“有什么事的话，大姐会给你打电话的，今天你就去上班吧。”

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，眼看着就要丢了，玉斗担心啊，她只能不停地催促熏去上班。但是心里也担心，要是他一走，我死了的话，那该怎么办啊！这种疑虑还是多少有一些的。

别的没有什么，只是希望自己临死前能看到所有的孩子都围在自己身边。她曾下定决心，只要孩子们都在自己身边，即使再痛苦，她也不能去找先逝的丈夫，一定要坚持到底活下去。

她没有什么别的奢求，她希望在自己临终的时候，孩子们都能给自己送终。那样，也能减轻孩子们心里的愧疚。

“但是，小姐姐怎么不来啊？”

“她很忙吧。”

“再忙，从妈妈生病住院到现在，她连面都没有露过一次，这算什么啊？”

玉斗闻到了熏口中的烟味儿。要是可能的话，玉斗尽量不去想小女儿明真。

玉斗从前有一阵子心脏不好，时不时地就要来医院。到上次突然间呼吸困难昏死过去入院，直到现在连心脏手术时间都已经确定的这段时间里，明真一次也没有来过，让人觉得真的是有些过分。

虽然她在婆婆家，每天都要打理所有的家务，但是在自己的母亲可能要去阎王殿的这种时刻，难道就找不出一个借口来医院探望一回吗？

玉斗现在连明真的脸都已经记忆模糊了。但毕竟是自己的孩子。在今天要做手术的这种重要日子里，不管怎么说，玉斗还是想在进手术室之前能和她见上一面。

“你要给谁打电话啊？”

不知道一旁的熏是不是知道了玉斗的心思，在口袋里翻了一会

儿，掏出一张电话卡。病房里的电话只能用来接，好像是不能往外面打的。

“打什么电话啊，想来的话自然会来的。”

“我得把她叫来，我看不下去了。”

熏在走出病房门的时候留下了这么一句话。熏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他绝对不是那种对姐姐粗暴无礼的孩子。但是打电话的时候，难免会说一些比较刺耳的话，玉斗担心的是这个。

病房里只留下了玉斗一个人。最近这几天每天早上她都是在沉寂的病房里独自醒来。

要不是胸口一直疼痛，住院也就权当休养几天。玉斗的一生好像都是在忙碌中度过的，好久没有像这般清闲过了。但是只要突然想到自己一个人呆着，难免还是有阵阵恐惧袭来，接着就自然会联想到死亡。虽然孩子们都花了很多心思，想装得像没事一样，但是他们却无法消除眼神中的担忧和恐惧。

出去打电话的熏回来了。过了不大一会儿工夫，龙夫妻两个，明玉夫妇，东灿，熏丈母娘家老二也抱着正华进来了。但是玉斗还是不死心，继续朝门口张望着，不过罪终还是没有看到明真。

“休息得好吗？”

大家很热情地问候着，但是却都神情凝重。

“嗯，不错。”

玉斗握着东灿的手答着话。虽然一直憋着不想说，但是玉斗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：

“怎么没看见明真啊？”

“会来的，已经给她打过电话了。昨天还在医院里看见她了呢。”

大女婿嘟囔着。

“在医院里？”

玉斗突然紧张起来。因为一直以来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明真生病的消息。

“不，不是的，没什么。”

明玉突然变得有些闪烁其词起来。大女婿到这会儿才觉得自己说漏嘴了，表情也突然变得有些慌张了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噢，是这样的。听说是小孩子病了。”

大女婿慌忙补上了一句。玉斗听到这里，刚才悬着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。

“不是很严重的。小孩子嘛，总是三天两头地闹些小毛病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就是，就是。”

女婿也应和着。但是明玉却什么话都不再说了。明玉一直认为明真看不起自己。这样一来，一般只要说到有关明真的什么事情，她就不开口，更不会发表任何意见。

可能是因为明玉不仅曾在酒吧做事，而且还嫁了个带着一儿一女的男人的缘故。

明玉因为输卵管堵塞，不能生育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，一度精神面临崩溃的边缘。但这一切她都默默地承受着，很少向人诉苦。

“说是手术从十点开始。说不定很快就结束了，我们就在手术室外面等着吧。”

大女婿就自言自语着，一旁的人谁也没有搭话。龙几乎是贴着窗户站着，时不时地还向外看着，手却不知道在口袋里面翻着什么，一幅焦急不安的样子。

“不会有什么的。别担心，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无话可说。要是真的被推进手术室，躺在手术台上，有可能真的就永远睡过去了。但是我希望就算我真的走了，孩子们也都能好好地生活，开开心心的。这是现在玉斗憋在心里最想说的话。

玉斗告诉自己，哪怕就是自己真得要死，现在也绝对不能和孩子们说离别的话。她在心中反复地默念着。死了又怎么样呢？毕竟自己不是因为自暴自弃、放弃活下来的希望的。这辈子活到现在，



也是自己和命运不断抗争挺过来的。

其中，丈夫和婆婆的死一直留在玉斗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丈夫的病痛把他折磨得变了形，婆婆大小便失禁，靠人工排泄达五年之久，如果手术后自己也像他们那样活着的话还不如死了算了，免得成了孩子们的累赘。玉斗想到这些就对死亡无所畏惧。

还好这次没有昏厥过去。玉斗想自己一会儿只要睡一觉，醒来就又能见到孩子们了。虽然不知道周围的人怎么想，但是玉斗自己坚持这么想。

从前丈夫呼喊母亲忽然间昏死过去，但是睡了一觉以后，醒来还挺好的，玉斗心想不过就是这样。

五年来大小便失禁、一直靠输尿管维持生命的婆婆在一个早晨醒来后，又闭上了眼睛，从此就永远地睡去了。

这样看来，其实死亡也就像枯叶一样嘛，挺轻松的！只不过准备的时候有些复杂费力罢了。人们都把这么轻松的事情想得那么恐怖，有那个必要吗？

“我出去一下。”

龙手里攥着一张纸走了出去。好像是为了结算手术费用的事吧。听说昨天所有的费用已经结算完了，玉斗又开始为孩子们的开支担心了。

虽然不知道手术费用到底是多少，但是心脏手术的价格应该不菲。虽然他们嘴上说很容易凑齐，其实玉斗心里明白，要一下子凑出这么一笔可观的手术费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这次又是好心的大女婿出了一半多的钱。

十点过了，医生护士才走进病房。他们相互说着一些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话，不一会儿就又散开了，走出了病房，只留下了主治大夫。

“什么都没有吃吧？感觉怎么样，现在？”

年轻的大夫总是问相同的问题，大夫看起来和自己的孩子年龄